

到达

16 Jan 2008

上海出租车司机也变质了。

从证大出来打车，连问 5 辆，都不去。才说了四川北路，司机就摇头，说不认识路。第 6 辆是个年轻司机，说，堵车啊，生意不好做，老司机都不爱跑。还是生意太好做了。资本家再狠一点吧，饿死丫的。

晚上到虬江路看看。霍，DVD 天堂啊，还在四川北路上就看到了。不像北京的小贩，抱个纸箱子随时要跑，上海人是用架子支起摊子来卖的。5 块一张。2 分钟时间，那个胖子就给我讲了一遍《电锯惊魂》1 到 4。然后拐进去。成群的妇女在街上卖 A 片，也不像北京的，挨过打的猫，上海的是理直气壮，占领了整条马路，中国的要不要，日本的要不要，压缩的不压缩的都有要不要？嗲。

已经下班了，小老板们出现在小饭馆里，普通话上海话上海普通话一起说，互相介绍经验，关于怎样骗人家把合同签了再说。当然多半不是上海话，宁波话也说不定。反正我听不懂。

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口袋里的钱，已经被换了一张假钞。强，太强了。

我看资本家是斗不过人民了。

接触

18 Jan 2008

昨天花了 10 个小时走路。3 次录音，第一次没感觉，因为已经走了 3 小时，累了，听什么都觉得吵；而且，风吹破了耳戴式话筒的音。第二次，回去休息再来，仅仅是因为没有围巾，脖子肩膀的冷，让人觉得紧张。第三次已经是晚上 9 点多了，左手拎着袋子，越来越沉……

田野录音是身体和身体的接触，我不开，虬江路也不开，那种老天帮忙的奇妙时刻一直没有降临。开始怀念夏天，在这里，多么轻松。这件事叫做声音漫步，但是哪里有冬天散步的。像是戴着手套的身体接触，我和它假装认识了。也罢，回去把三次录音各剪一段。

四川北路、南京路、宝山路、虬江路，都见到摇着铃铛的人收废品。铃铛看起来很工业，大概是生铁，几乎没有延音，有的干脆只是一个破金属壳子，但总之都有印度人在街上摇着手铃的风度。收废品很重要，物质不灭，信息循环。我在虬江路回收声音，加工后再卖给虬江路。

权力

18 Jan 2008

昨天因为拍照，已经被一个卖瓷器的指着鼻子骂了一顿。也对，字是他写的，我拍照呢就是侵犯了他的著作权。还好著作权这个东西在中国并不受保护，否则.....在摄影论坛看到，晚上的艾菲尔铁塔就是被保护的，你拍照然后发表，就等于犯法。不过也有好说话的，一个停车场的收费人，我说这个“停”字写得好看啊，他说好不好，哪里哪里。

今天更糟糕，市场里当然是灰色生意比较多。昨天约好了一个人去做盘，也在电话里说好了电视台要来拍，今天见到摄像机，老板就急了：我感觉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，你的生意我不做了，你找别人吧。

摄像机这个东西，实在是太有能量，跟着我走过虬江路，惊动了半条街的人。被拍到的，脸上都油然升起怀疑的表情，再加上惊恐或者愤怒，但是因为电视台的机器比较大，它的外形有一种盛气凌人的威力（枪式话筒也一样，枪啊），所以都敢怒不敢言的样子。有些人，冲他 / 她笑笑，也就笑一下，大多数还是怀着敌意。真是不好意思，这种骚扰让我觉得违背了田野录音的原则。

在北京遇到过一个地铁保安，走过来说，这里不能拍照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上面说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说那你给我看文件。他说我没有。我说那我要是一定要拍呢？他说那我也没有办法，但是上面说了这里不能拍照。

但是地铁里装满了监视器，全城都装满了监视器吧。

所以说使用镜头的权力是属于上面的。电视台也属于上面，是上面的代理人。在街上走路的人就不在上面。所以当镜头侵犯到安全感的时候，人们会有选择地进行防卫。而安全感这个东西，大家都没有。

缘起

20 Jan 2008

我在虬江路录音，然后在虬江路加工成 CD，然后在虬江路找人卖。

卖到 2008 年 12 月 31 号。这段时间里，只有这里可以买到。这是证大美术馆邀请的，属于“介入”项目。

其实就是那些声音，汽车、火车、人、音乐、机器、狗、油锅、警报器、篮球.....谁都可以录。重点是我在这里泡着，和人聊天，淘宝，吃饭，捏脚。重点是把别人也勾引到这里来，听听嘈杂的声音，买点便宜货。虬江路回收一切废旧设备。我回收一切废旧声音。

虬江路卖电子产品，我卖电子艺术。

横批：反馈

下面是内页的文字：

2007年4月，我来到上海，为大声展声音项目做勘察。朱婴介绍了虬江路。这是统称为“虬江路”的好几条街，专卖便宜的电子产品、电脑配件、二手机器。音乐和交谈声此起彼伏，高架铁路从头顶经过，摆满机电元件的院子曲径通幽……我像喜欢旧货一样喜欢这些声音。

上海证大美术馆邀请我参加“介入”，一个公共艺术项目。我决定回收虬江路的声音，在虬江路把它加工成CD，然后在虬江路出售。这是只发生在虬江路的出版和流通，这是虬江路的时尚和资本。

声音从哪里来，还到哪里去。

颜峻 2008年1月

生意

22 Jan 2008

但是也有很多别的。DDR 400 一代的二手内存条，1G，100块钱。130块钱的全新DVD机。80年代的日产手持摄像机，80年代的国产功放，吴咏法翻唱的《答案在风中飘》和《阿里巴巴》黑胶，文革时代的内径量表，5块钱的“海关罚没电动剃须刀”，5块钱的刻录CD和10块钱的刻录mp3……

价钱不一定，要知道底细和会讲价钱。

品质不一定，一分钱一分货，上海音像城门口的厨具，“原价280，现在20块”，差不多就是铁皮做的。除了这个，别的我也分不出好坏，比如叉车、升降机，到底是几吨废铁还是能用的机器？结果刚买了90块钱的内径仪，就在隔壁看到40块的。

真假没关系，英雄莫问出处，管它是仿冒、造假、盗版、伪劣、拼装、二手。有人买就有人卖，资本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。所谓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，基础在廉价、灰色、快速；上海的时尚和精致，是用千万土人见缝插针的利润支撑起来的；日新月异的电子文化，新媒体艺术，数字产业，也是在一颗颗二手电阻、散装CPU、劣质mp3播放器的海洋中进化出来的。中国有多少人需要这种电子市场，就有多少人在书写电子文化。

所以我得在这里做生意，加入流通，成为市场的一部分。声音变成生意，生意再制造出更多的声音，就是反馈。

十大

23 Jan 2008

手工造铁锅的声音

手推电瓶音响车卖迪曲的声音

摇铃铛收废品的声音

喊话器收废品的声音

敲竹板卖蟑螂药的声音

油锅炸鱼的声音

水刀切钢材的声音

轻轨 3 号线从四川路转向东宝兴路的声音

室外麻将的声音

新疆人卖烤羊肉的声音 / 藏区人卖古董的声音 / 妇女卖 A 片的声音（以上并列第十）

十七大

24 Jan 2008

手工造铁锅的声音

手推电瓶音响车卖迪曲的声音

摇铃铛收废品的声音

喊话器收废品的声音

敲竹板卖蟑螂药的声音

油锅炸鱼的声音

水刀切钢材的声音

轻轨 3 号线从四川路转向东宝兴路的声音

室外麻将的声音

新疆人卖烤羊肉的声音

藏区人卖古董的声音

妇女卖 A 片的声音

宝昌路室外剃头摊的声音

柜台后商量价钱窃窃私语的声音

推铲机装货的声音

翻滤石头黄沙的声音

室外篮球场的声音。

气味

25 Jan 2008

就像动物撒尿，表示“这是我的地盘”，涂鸦，尤其是其中的 tag 设计，也代表“我在这里活动”，帮派涂鸦把这种倾向推向了极致。如果说当年 TAKI 183 的涂鸦只是一种个人存在的延伸，那么后来的涂鸦文化就太过分强调动物性，有尿量过大、尿味过重的嫌疑；单纯破坏性的反社会的涂鸦比赛，离开了那个时代也就让人看不下去了。我喜欢后来的粘贴艺术、纸模涂鸦、街头艺术。尽管我对喷漆艺术家没有什么意见，但是那东西离我太远了。按照“Sticker City”的说法，涂鸦的年龄大致在 12 到 18 岁，贴纸、海报是 19 到 35 岁，显然我是老了。老了就别装嫩，我喜欢动脑子的东西。

前天在莫干山路，碰见一个外国女孩，刚喷完一句话：“有没什么说”。其实她想喷的是：“没有什么可说”。呵呵，她很郁闷。我在旁边贴了一张好听贴纸：“嘘”。呵呵她更郁闷了。因为小小贴纸两秒钟就搞定了她花半小时要说的。

现在说回到虬江路。

从莫干山路回来以后，我一直在想，按照动物性的原则，没有涂鸦的人们，是怎样散发和嗅到气味的呢？

在虬江路，我是一个外来动物，异物，杂质。每个人都知道，我也知道他们知道。虬江路有很多外地人，作为虬江路人，他们是一种“本地人”。这和我住在哪里、出生在哪里没有关系。我可以在路上散步，但不能进到院子里、住家门口，也不能进棋牌室，否则会被每个人用眼睛打，直到打出去为止，或者我就亮出耳机录音机照相机，吓得他们惊慌失措，好像是上面伸了一只手下来。其实我不只是散步，而是今天买水果，明天买旧货，后天又捏脚，而且每天在这里吃饭，每天经过，去地铁站，所以时间长了，气味被记住，并判断为合格，异物感就变淡了，被打得就轻了一点。不然的话，一个未知生物，每天在你的地盘晃来晃去，能有安全感吗。

但是归根结底，我在莫干山路就不会被打。虬江路的人到了莫干山路才会被打。就像 2000 年，任何人进了 88 号 (club vogue)，都会被大家拿眼睛审视一下，看是不是属于这个圈子的人。我在莫干山路比较轻松，我和朋友一起在虬江路吃饭的时候也比较轻松，好像两个人的气味就可以形成一个帮派 / 群体，就有了内部关系。

广义的说，上只角的人不喜欢下只角的，下只角的当然也不喜欢上只角的。现在的城市建设，打乱了原来的区域划分，看起来是取消了等级（当然，同时也在重建等级，比如，在奥运会之前，把大部分穷人从三环内赶出去），结果就是气味交杂，大家互相不习惯。我以前住的小区就是这样，属于中产阶级入侵城乡结合

部落后地区。经过 8 年抗战，返迁户终于打败了白领和小资，把小区变成了没有小区之前的样子——垃圾和狗屎遍地、噪音弥漫、满地七扭八歪的拦车桩，大妈大爷拎着马扎晒太阳。

虬江路的涂鸦 / 尿味和我以前家小区的涂鸦 / 尿味是一样的：垃圾、锈、手写的广告、八荣八耻、便便；莫干山路的涂鸦 / 尿味和我现在家南边祖咒家小区的涂鸦 / 尿味是一样的：艺术品（包括在语境中被艺术化了的 hip-hop 风格涂鸦）、干净的雕塑、海报、“请出示业主证件”、英文。

所以，艺术的气味在虬江路是外来生物，有侵略性。这不是一个如何谈论作品的问题，而是“公共艺术”的态度问题。如果我的作品在虬江路被嗅出了莫干山路的气味，那么它就是失败的。做设计的过程中，我改掉了原来写的唱片内页文字，直觉。原来那个，带着醒目的艺术 tag，像是上面来的，社会学调查的，人文关怀的，政治上正确的。这样的涂鸦要么被马上覆盖掉，要么被敬而远之，方圆十米都没有新涂鸦回应。

田野录音首先是气味交流，2004 年我拿着二手 MD 和二手话筒开始人生转型，到现在，多少学到了一点东西。

发行

26 Jan 2008

作为“虬江路”的一部分，《虬江路》在虬江路发行啦。

零售商地址如下：

开市大吉，帮忙做盘的陈老板先买了一张。他也是《虬江路》的第一个零售商。在虬江路宝山路肯德基后边的上海音像城，离地铁 3、4 号线宝山路站 1 号口很近。一进去，电梯右手，1A55 档。人很好，要刻盘可以找他。

第二家，是经常去吃的桂林米粉。在虬江支路旁边的新广路 299 号。专业做米粉的，不妨一吃。照片上是陈老板夫妻俩。注意：1 月 30 号到 2 月 15 号放假。不大好找，确切地说，是轻轨 3 号线（和 4 号线交会前的路口）下面的菜市场附近，走川公路也能到。

第三家是孙孟晋经常光顾的打口唱片店，王老板。从虬江路最热闹的地方沿轻轨再向东走，在靠近四川北路的地方，塞格电子数码商城 3 楼 26B。可以顺便淘碟。

第四家在虬江路 723 号，从虬江路宝山路口走下去，朝阳中学左手的 DVD 店。之前在这里买到了大友克洋的《虫师》、达伦诺夫斯基的《π》，等等，找了很久的《猛鬼追魂》系列（著名的满脸大头针的造型）也有。老板是个电影迷，自称收藏几千张，一开口就是安东尼奥尼最好的片子肯定不是……

第五家，之前说好了，今天下雪，没有见到。是一个摆摊卖迪曲的帅哥，很有感染力，附近停车场的收费员经常跟着他的音乐跳舞。很快蛱蝶（大声展志愿者，TN 新主唱！）会送过去。

在塞格电子数码商场东边，从四川北路走进去比较近。一个居委会门口的停车场。注意：下雨下雪不出来，上午要睡懒觉。

塞格西门口卖刻录盘的小摊，也答应可以卖，一样，等雪停了蛱蝶送过去。上海音像城的陈老板还会再推荐几家，证大美术馆也会继续在虬江路找零售商。很快会公布出来。整个 2008 年，蛱蝶都会不定期去虬江路联络感情，blog 会不断更新。请大家捧场，去听，去吃米粉，去买 CD、DVD。外地的就请上海的朋友帮忙买吧，顺便淘点旧货，钢材、冲床、录像机、CPU、蓝牙、黑胶、毛主席语录什么的.....

请大家把我的 blog “虬江路”分类公布出去吧。

多谢，安了。

睡衣

30 Jan 2008

那些臃肿、模糊、直上直下的睡衣，穿在上海人的身上，在运动中，裹住他们的性别。配合着黑乎乎的两坨皮拖鞋。

这件事很牛逼。披头散发，大摇大摆，公然介入公共空间，或者说，直接把私人空间延伸到了街上。

王敖写过一句诗：而社会主义是暴力，资本主义是色情。睡衣取消了性感，让色情无计可施。

虬江路是中性的，没有为了暴露而进行的遮掩、为了压抑而进行的暴露，这和光滑的、发亮的、香喷喷的上海完全不同。眼袋、鼻屎、头屑、汗毛，随着呵欠在街上散布，让人彻底失去欲望。虬江路的声音也是臃肿、模糊的，没有经过加工、清洗，没有好的喇叭来还原，也没有被制度管理起来，加上从天而降的轻轨（那巨响好像是上面的世界顺便排放的废物），就更加混乱。这声音里面有成千上万蠢蠢欲动的利润，有顽强的生命力，但就是没有被社会加工过的性感。听多了这样的声音，会对性失去想像力。难怪老百姓在性方面有强烈的道德感。反过来说，难怪白领对色情的需要空前膨胀。

性是一种高亮度的存在，通过弯曲的脊柱、颈椎，通过睡衣和头屑，亮度被遮挡，变混浊。这样生活才好继续，不然的话.....